

花骨

果果。作品

我不相信正，不相信邪，不相信幸福，
可是，我相信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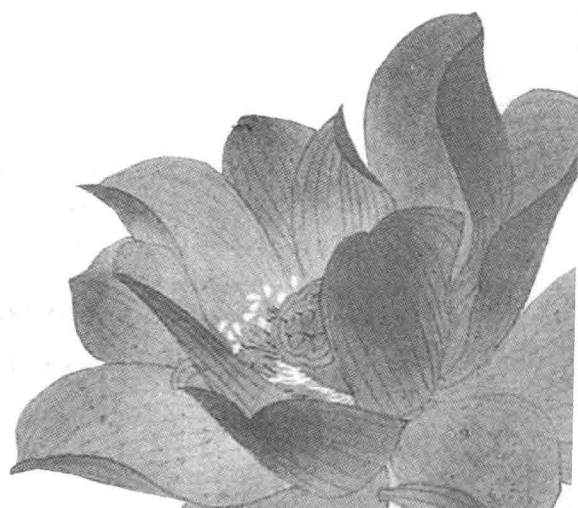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花千骨

果果
作品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千骨 / 果果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12 (2013.4重印)
ISBN 978-7-5502-1176-6
I. ①花… II. ①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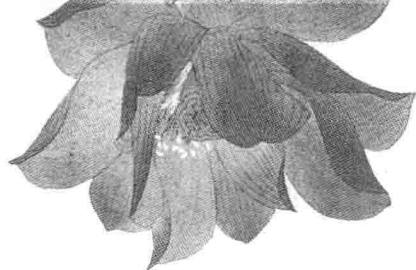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4331号

花千骨

作 者: 果 果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 巍 朱家彤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排版制作: 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0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40.5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502-1176-6
定价: 59.80元(全二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目录』

楔子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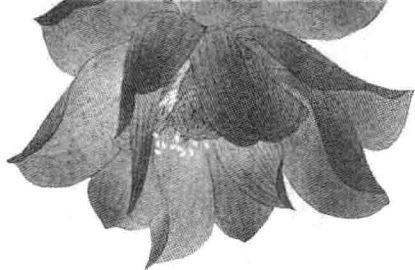
万福血冷沉野殍·临危受命上华巅

- | | | |
|-----|---|------|
| 004 | 一 | 水鬼拦路 |
| 008 | 二 | 萝卜排队 |
| 014 | 三 | 舌头开会 |
| 018 | 四 | 当时年少 |
| 028 | 五 | 茅山求道 |
| 032 | 六 | 糖宝出世 |
| 038 | 七 | 群仙之宴 |
| 046 | 八 | 一年之约 |

卷二

瀚海难御折千骨·经年约满斗群仙

- | | | |
|-----|----|------|
| 054 | 九 | 长留仙山 |
| 073 | 十 | 御剑而飞 |
| 084 | 十一 | 茅山掌门 |
| 099 | 十二 | 仙剑大会 |
| 113 | 十三 | 拜师大典 |
| 119 | 十四 | 朝夕相对 |
| 134 | 十五 | 长生不老 |
| 142 | 十六 | 丹青难描 |



『目录』

卷三

暗影浮香动浅夏·流光琴响太白山

154	十七	鬼门大开
166	十八	兵戎相见
172	十九	出乎意料
182	二十	太白一役
186	二十一	暗影浮香
192	二十二	暗箭难防
204	二十三	皓月郎郸
209	二十四	情意勘破

卷四

情深我自凡尘练·宁为玉碎赴寒渊

216	二十五	镜花水月
233	二十六	在劫难逃
245	二十七	情意败露
258	二十八	有口难言
270	二十九	血腥之吻
283	三十	罪孽深重
293	三十一	无以为报
304	三十二	身世之谜



楔 子

长留仙山，诛仙柱上。

“……十五、十六、十七！”

随着戒律阁弟子响亮的报数声，一根又一根锋锐无比的销魂钉穿透花千骨瘦弱的身体。

鲜血顺着柱上刻着图案铭文的镂空及缝隙漫延而下，有一种诡异的美感。柱上干枯的乌红色血迹上又覆上新的一层，空气里到处飘浮着一股浓郁而奇特的血腥。

轻水满面泪痕地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尊上，求求你，求求你，放过千骨吧，她再怎么说是你唯一的弟子！”

“放肆！”一旁摩严大怒，“来人，把她拖下去！”

此时落十一、火夕、舞青萝等人也全都跪了下去，周遭一时间哭求之声不绝于耳。但三尊会审的最后结果除了掌门又有谁能更改？可坐在最高处的白子画自始至终只是冷冷地看着一切，面若冰霜。

花千骨被牢牢缚在诛仙柱上，下唇因为强忍疼痛咬得血肉模糊。她仙身已失大半，魂魄将散，疼得几度晕死过去，又再次被用力强制唤醒。八十一根销魂钉才入十七，她已是奄奄一息。

在众人几乎要绝望之际，白子画突然站了起来。右手一扬，第十八根就要直贯而入的销魂钉硬生生地停在半空。仙索松落，那些已经穿透受刑人仙骨的销魂钉一根根从身体里脱出，花千骨从诛仙柱上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十七个窟窿血流如注。

众人又惊又喜，无不以为白子画终究心软，不忍亲眼见自己心爱的徒儿魂飞魄散，所以出手阻止，心道花千骨这回总算有救了，却没想他竟高声冷道：

“花千骨是长留乃至天下的罪人，却终究是我白子画的徒弟。是我管教不严，遗祸苍

生，接下来的刑罚，由我亲自执行。”冷漠的声音传遍全场，清晰而坚定。

周围一片哄然，花千骨惊骇激动之下，惨白的脸上竟泛起一丝红潮，颤抖着双唇拼命地摇头，“师父，不要……”无论什么苦痛什么委屈她都可以全部承受，可是如果师父亲自动手又叫她如何承担？

白子画凌虚步空，衣袂飘然落至诛仙柱下。四周一片死寂，鸦雀无声。

花千骨强忍剧痛，拖着重伤的身体拼命向后挪，在地上拖出一条长而惊心的血迹。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神祇般高高在上的白色身影一步步向她走了过来。

“我错了，徒儿知错了，师父，求求你，不要……”那么久以来不管吃多少苦她都没有过一声抱怨，销魂钉那样锥心刻骨的疼痛她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此刻，她却害怕得如同孩子一样慌乱无措地哭求了起来。

白子画依旧没有任何表情，袍袖迎风一扬，一柄紫光四射的宝剑已赫然在手。

断念剑——

花千骨完全呆住了，师父竟然、竟然要用断念来杀她吗？那是他亲手赠给她的啊，里面寄予了她多少美好的回忆和梦想，她从来没有一刻离身过。可是，他竟然要残忍到用断念剑来处罚她？

“师父，求你，不要……至少不要用断念……”她一只手抱住面前白子画的腿，一只小手使劲地抓住断念剑的剑柄，惊慌失措地苦苦哀求着，鲜血染红了他雪白的袍子。

白子画眉头深锁，“我当初赠你剑是为了什么？你竟犯下如此弥天大错！太叫为师失望了……”

花千骨此刻已然一个字也说出来了，只是拼命地摇头，眼中流露无尽哀恸与乞求。

白子画举剑欲刺，却惊异地发现手中的断念竟突然生出一股反力来，剑身震动，龙吟之声不绝，他几次运劲却始终刺不下去，反而几乎被剑脱手飞出。

断念极具灵性，跟随花千骨已久，虽未完全臣服，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终究有了感情，怎肯出剑伤她。

白子画无奈摇头，好一个断念，明明是他原先的佩剑，这才过了几年，竟然连他也使唤不了了！

“今天我用你定用了！”白子画大怒，手指狠狠在剑身上一弹，真气顿时注满剑身。

“不要！师父！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花千骨哭喊着，用尽全力伸出手去，却只从剑上抓下来当初拜师时他赐给她，后来被她当作剑穗挂着的那两个五彩透明的宫铃……

寒光划过，一片血红。剑断念，人断情……

『卷一』

万福血冷沉野殍

临危受命上华颠





一 水鬼拦路

天上没有星星，更没有月亮，漆黑得像一个大洞，让人有些颠倒分不清上下，似乎一失脚就要坠进去。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孤零零一个人在路上急匆匆地走着，右手握着一小串佛珠碎碎地念，左手提着个油皮灯笼。

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跑，因为那些东西一直在后面跟着她，只是因为佛珠的原因不敢太靠近。周围漆黑一片，只看得见灯笼荧荧鬼火一般在半空中飘移着，四野寂静得有些诡异，连流水声、虫鸣声都听不见。

马上就要到村子里了，进了村就好，小孩不断告诉自己，苍白着脸，冷汗直往下掉。腾出右手把身上披的八只黑狗皮拼制成的斗篷裹得更严实一点，妄图不让自己的气味更多地散发出去。

可是走到村头的小石拱桥上时还是傻眼了，一个打着纸伞的女人站在桥上正对着她。伞面上绣的是红得耀眼的桃花，白色的衣裙上也是。伞打得很低，看不见脸。明明是炎热酷闷得没有一点风，那裙袂却激荡得上下翻飞着。

小孩吓得停在那里双腿直打战，完了，遇上鬼拦路了。

“南无阿弥陀佛……”她继续低声念着，侧过身子想从桥的另一边过，低下头装作没看见她，却发现她眨眼间又站在了自己面前。精致的白色绣花鞋上沾满了泥，脚边是一摊水，还有各种绿色的水藻和贝壳。这时小孩才看清，那裙摆上的哪是桃花，分明是溅染的鲜血。

此时，手中灯笼本应该是温柔的黄光，却诡异地变成了青色继而又转为暗红，好像也被血染过一样，空气里满是刺鼻的河水的膻气与血的腥臭。

“阿弥陀佛……”她硬着头皮把佛珠举到前面，那女鬼退了两步，小孩又前进两步，

那女鬼又退两步。快到桥头时，却听到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起。

咣的一下，面前的女鬼散裂开了来，肢体断成无数截，仿佛被硬生生砍碎一样，一地都是血和蛆虫。

小孩吓得差点扔了手中的佛珠还有灯笼就往回跑，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

却见有个圆圆的东西骨碌碌地从伞下滚了出来，滚缠着黑色的长发，竟然是那个女人的头。小孩浑身上下如被冰冻，半点都动不了了。一个声音不停地在心底喊：快跑快跑！可就是挪不开半步。

那头如充满气的球一般“之”字形左右乱窜，撞到桥栏又反弹回来，一会儿就蹭到了小孩脚边，吓得她差点没瘫坐在地上。

静止了片刻，小孩瞪着脚边那个突然不动的头，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还没等松上一口气，那个头又一下翻转过来。小孩这才看清楚她的脸，黑糊糊的两个大洞，眼睛被硬生生抠去。一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另一只由一些血管、神经和组织牵连半挂在脸上，晃来晃去，白惨惨的眼珠还飞快地转着，向上直瞪着她。嘴唇似是被河里的鱼都咬烂了，残缺不全，瑟瑟哆嗦着似乎是要向她说什么，却只发出风吹木头门一样嘎嘎的响声。

小孩忍住呕吐的冲动，跨过那个头就往前跑，顾不得正踩在一地的残肢上。突然间腿被抓住，是一只半截的右手，手指在水里泡胀了，腐烂而发白，手臂肉端处可以看见森森的白骨。

惊恐当中，小孩发现那个脑袋又飞快地向自己弹了过来，张开大嘴，白森森的牙就咬到了自己的右腿小腿上，剧痛之中伴随着刺骨的阴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

小孩挥舞着佛珠向那头上打去，然后听见一阵仿佛生肉放在烧红铁板上的滋滋响声。好半天那个头才松口脱落，小孩拔腿就跑，却突然听见什么破裂的声音，脚底下什么东西硌着自己。抬起来一看，竟然是那女鬼的另一只眼球不小心被自己踩爆了，正流出滚滚的脓水和蛆虫。

小孩一边干呕一边飞似的逃下桥，却发现那只手竟然还抓在自己腿上，而那个脑袋还在桥上蹦呀蹦呀，上下牙齿互相敲打着，叫着“手，手，手”，声音又凄惨又恐怖，只是下不了桥，无法追来。听说惨死在水上的人，灵魂只能永远被困在那里。

小孩使劲把那残臂从腿上扯下，用力抛回桥上，然后转身不要命地往前跑，脸上早吓得半点血色都没有了。

村子里的人此时都睡了，安静得连声鸡鸣狗叫都听不到。小孩在一家药店前疯狂地敲门，整村人却仿佛都在睡梦中死去一样，没有半点反应，没有一家灯亮。小孩拼命地敲了好半天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

“谁啊……”

“张大夫，张大夫，我是小骨！救救我爹，他快死了！”叫小骨的孩子心急如焚地大

声叫道。

“哦哦，小骨啊，你别急，等我穿好衣服收拾一下，马上、马上……”

不一会儿，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提着药箱出来了，和她一块匆匆地往回赶。

“你怎么晚上一个人出来了啊，没遇上什么吧？”

“刚刚在桥上有……没办法，爹突然病得很重……”小骨拉住张大夫的衣服，躲在他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身子依然不停地发抖。走近小桥时她偷偷探出头来，却发现刚刚那一地的残尸还有被自己踩碎的眼球全都不见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她八字太轻，阴气太重，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满城异香，明明盛春时景，却瞬间百花凋残，于是取名叫花千骨。

父亲是个屡次落第的秀才，因为命硬，倒也一直抚养她到如今。但是因为花千骨体质太易招惹妖魔鬼怪，给村里惹下不少麻烦，只好单独领她住在村郊小河边随意搭建的木屋里。

花秀才请了游方的高僧来给花千骨驱鬼改命格，和尚只是一个劲地摇头，给了花千骨一串随身携带多年的佛珠，还让用八只黑狗的皮做成披风，掩住花千骨身上普通人闻不见的气味。并嘱咐太阳落山后尽量不要让她出门，这才安然活到了十二岁。

张大夫一向对他们父女俩多有照顾，他是村里唯一的大夫，拿捏过太多人的生死，身上阳气和煞气都比较重，一般小鬼不敢来招惹。牵着花千骨的手回到他们住的地方，一路上倒也没遇上什么麻烦。

只是花秀才病得很厉害，和花千骨长期生活在一起，总是难免有各种邪气缠身，不到四十的年纪却苍老衰弱得像五六十岁。张大夫一个劲地摇头叹息，怕是熬不过今晚了。

花千骨跑进跑出地烧水煎药，给花秀才抹身擦汗，半点都不肯闲下来，怕自己胡思乱想。

花秀才终于还是没能挨到天亮，弥留之际，始终担心着自己死后，留下花千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该怎么办。张大夫安慰他说会收养照顾千骨，花秀才却一不想连累他，二也怕他保护不了千骨多久。于是交代花千骨等他死后，去传说中以捉鬼除妖出名的茅山拜师学艺，等学有所成，就再不怕鬼怪缠身了。

花千骨握着父亲逐渐冰凉的手，心里荒芜凄凉一片。连爹爹都走了，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想哭可是又哭不出来，她生是无泪之人，从生下来哪怕再伤心难过也掉不出一滴泪水。花秀才知道这孩子将来定是命途多舛，所以从小就悉心教导，逼着她努力学会独立和坚强。

张大夫帮花千骨把腿上的伤处理了一下，挤出发黑的脓血，用香灰水洗过，又涂了点糯米和膏药，然后包扎好。他只是普通的大夫，不是道士，处理得并不得法。但像这样的小伤小花千骨受得多了，奇怪的是很快就能痊愈，所以并不以为意。

第二天一早，花千骨便拉着板车，将花秀才的尸身运到村后的坟山上去掩埋。

见她从街上经过，村人皆一脸嫌弃，避之不及，在一旁指指点点。

“果然是扫把星，全家人都被她克死了，现在连唯一的爹也死了！”

“就是，谁只要靠近她一些就会撞邪倒大霉。”

“花秀才也是命不好，怎么生这么一闺女。”

“你才搬来不知道，她出生那天诡异的香味飘得满城都是，所有的花全谢了，之后好几年连个花骨朵都打不出来。”

“不光如此，她到现在还不能伸手碰花呢，一碰花就死，邪门吧？”

“哎，那时我就知道没好事。算命先生劝过花秀才，说这孩子不吉利，让他扔了，可他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

.....

花千骨只是满头大汗地努力拉着板车埋头往前走，仿佛什么都没听到。许多人见她路过，连忙将门窗紧闭。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在门口玩泥巴，看见她眼睛一亮，追了上来，开心地喊着，“小姐姐！小姐姐！”

花千骨没有停步，也没看他，“快回去，咱们不是说好了，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不可以跟姐姐说话。”

小孩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呆呆愣了愣，然后小跑几步，帮花千骨从后面推车，尽管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花千骨还是一下觉得轻了许多。这时却有一个妇女跑过来抱起小孩，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然后像躲瘟神一样慌忙跑进屋去，砰地关上了门。

花千骨顿住脚步回过头，听着房里传来的小孩哭声，难过地抹了一把汗。

好不容易来到村外坟坡，娘亲的墓前，花千骨已累得喘不过气。稍加休息，又拿着铁锹开始挖土，将爹与娘亲合葬。有那么一瞬间，她也很想躺进棺木中，不用再面对这举目无亲，又满是妖魔鬼怪的世界。

一直忙活到太阳落山，她去张大夫家告辞，吃了一顿晚饭。张大夫认为她年纪还太小，不能一个人外出闯荡，希望先收养她，最起码先把腿上的伤养好。她却下定决心立马启程，听从父命去拜师学艺。张大夫拗不过她，只好送她回家，又资助了她些许银两。

夜里，灯如豆。

屋外大风呼啸，还有各种诡异的狂笑、惊叫、呜咽、怒斥声混合在一块，墙上不断出现奇形怪状的影子。花千骨裹着狗皮披风，坐在空荡荡的木屋中光光的床板上，睁着双眼直到天亮，心里又是悲伤又是迷惘。

翌日大清早，她给院子里的小树浇了水，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小木屋最后一眼，便背起行囊出发了。

为了方便起见，她穿着父亲改小了的青色袍子，头发高束装扮成男孩的样子。戴着斗

笠，身上披的依然是那件形影不离的狗皮大衣，腰间还别了把破旧的镰刀。

穿过村外树林的时候异常困难，仿佛有无数只无形的手在身后拉扯她，不让她离开。但花千骨心意已决，倚仗着一棵棵树木，拔河一般拖着重如千斤的两条腿往前迈。

这时不远处的空中，几个御剑飞行的男子在树林上方停了下来。

其中一个向为首的男子说道：“大师兄，大家都很累，要不在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被称作大师兄的男子一袭牙色道服，面容俊朗，对提议略微有些迟疑。从怀里掏出一颗玄色石子看了看，石子周身发出一股空明幽光，上面刻了小小的“云翳”两字。

“验生石都还亮着呢，大师兄你不用太担心了。”

男子却只是担忧道：“等灭了就来不及了。”

背后有弟子低声抱怨，“就为一条没头没尾、莫名其妙的求救信息，咱们就累死累活、日夜不停地从茅山飞了近千里路。亏得大师兄待他那么好，云翳那个丑八怪还总是不领情。”

见为首男子皱起眉头，旁边人连忙阻止他再说下去。

“前面的村子好像不太对劲。”男子若有所思地指了指南方。

众人连忙双指划过眉间，眼一闭一睁，只见整个村子上空黑气笼罩盘旋。

“妖邪之物聚集，有可能也出现了界缝，人命攸关，都随我过去查看一下。”

“是。”

几人朝着前面村子飞驰而去。

仍在下面树林里跋涉的花千骨，突见天空几道银光划过，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但并未多留意，继续艰难而行。



二 萝卜排队

要去茅山，容易也不容易。

茅山声名在外，方向很好打听，就是一路上小鬼小妖缠人，花千骨又是第一次出门，辛苦颠簸了两个多月，好不容易来到茅山脚下，歇息了一晚，便向山上进发。无奈怎么走，都上不了主峰大茅峰。绕来绕去好些天，从二茅峰到三茅峰，从这个顶到那个洞，明明顶峰就在跟前了，花千骨就是上不去。

她不知道是一般的仙山福地都布的有结界阵法，不让平常人靠近，还是说自己又遇上鬼打墙了？本就是个路痴，不管指路的人跟她说得有多详细，就算把地图画给她，她也还是会迷路。再加上晚上不能赶夜路，所以走了那么久才到。

花千骨举目远眺，崇山峻岭之间皆是一片苍翠之色，渺无人烟。高高耸立的茅山之巅似绿色苍龙之首，飘浮在茫茫云海间。

唉，神仙啊，你们到底都藏在哪儿啊？

花千骨抬起头望望刚才还阳光明媚却突然变阴暗的天空，发现竟下起蒙蒙细雨来。周围除了树还是树，突然又有些分不清哪边是北了。

雨逐渐大了起来，花千骨把斗笠戴在头上。地上的泥浆裹着双脚，走得更加艰难。

不行，好累。

就地坐在一棵大树下避雨休息，她一般白天赶路，晚上尽量找寺庙、农家或者客栈的马棚落脚。要是碰到荒郊野地，也只好找间烂屋栖身，或者干脆爬到树上睡觉，免得被野兽吃掉。虽然好几次遇险，但还好有佛珠的庇护都没出什么事，而且茅山是灵气之地，甚少鬼怪出没，来了之后基本上就没遇见了。

花千骨一面大口吃馒头，一面胡思乱想。

听说茅山道士捉鬼降妖厉害无比，自己身上只有那一点点盘缠，也不知道够不够交学费？茅山会不会不收女弟子啊？万一不收的话怎么办呢？

休息了一会儿，见雨慢慢收住，花千骨继续往前走。

刚下过雨，林子里有一阵绿叶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天开始放晴，路边花朵上的露珠一颗颗亮晶晶的。花千骨一时贪玩便停下来，蹲下身子看着眼前这朵白色的小花，努力回忆着花的名字。她从小就很喜欢花，无奈过手的花儿都瞬间凋残枯萎，所以一向只能看不能碰，实在是郁闷至极。

她猛地站起身来，却不防下雨地滑，不小心从路边的斜坡上摔了下去。反射性地伸手抓住地上的植物，锋利的锯齿形草边在手上划开了口子，鲜血滴进土里，四周的一大片花草瞬间全部焦黑，花千骨看着自己做的坏事，一阵心堵。

努力攀着干枯的枝枝草草往上爬，脚下一滑，本就松软的泥土全部塌了下去。手忙脚乱间，刚好踩到一个斜坡上的突起物，用力一蹬，终于爬了上去。

花千骨大松了一口气，拍拍身上的泥回过头去一看，自己踩的那个哪儿是石头，分明是一截白森森的大腿胫骨，还有部分骨头随着塌下的泥土散落到灌木丛里去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花千骨心里凉飕飕的，这尸骨或许是在这荒山野岭中被贼人加害随意扔弃，然后又被野兽吃掉的吧。虽然有点害怕，花千骨还是慢慢地顺着斜坡滑下，把尸骨一点点地搜集拢来用衣物包住，然后挖了个不深不浅的坑给埋了，再砍了根木头插在坟上。

“你叫什么名字呢？就写为无名氏好了。呃……我能力有限，也没有薄棺，只能勉强和衣葬你，好歹有个墓穴你也不用做孤魂野鬼。你若在天有灵，不要怪罪晚辈今天踩到你尸骨之上，我是不小心的。喏，这个馒头孝敬给你吃，你吃饱了就早点去投胎吧……”

花千骨用小刀歪歪扭扭在木头上刻了几个字，然后拜了拜，转身继续找上山的路。

可是一直到天快要黑了，依然上不去，她只好又回到前几天休息的那个山洞里。烧一堆火，啃着硬邦邦的干粮，不免一阵灰心沮丧。

这山上真的有道士和神仙什么的吗？为什么自己都找不到呢？连首峰也上不去？唉……

用树枝灌木堵住洞口，怕野兽进来。夜里仍然睡得不踏实，一有点风吹草动立刻惊醒。一直到后半夜，花千骨困得实在不行了，迷迷糊糊中见有人进来，站在自己身边，却是个道士打扮的弱冠少年。

“啊，终于找见了！请道长收我为徒！”花千骨连忙俯身跪下。

少年摇头，“快快起来，我今天是特意来答谢你的，若不是得你滴血之恩，我魂不得聚，不知道还要在这茅山上飘荡多久。”

花千骨闻言顿时脸色煞白地反应过来，自己又撞鬼了。

“你……你是白天的那个、那个……”

少年微笑点头，“不要害怕，我没有恶意，只是专程来谢你，另外想拜托你帮我个忙。”

“帮、帮什么忙？”不会想请她帮忙填肚子塞牙缝吧？不过花千骨见他清秀有礼，不像寻常鬼怪，心里的惧意减了许多。

“我想让你给我师父浮屠道长带句话。”

“他是茅山上的道士吗？”

“不是，我不是茅山弟子，是崂山派门下，我叫林随意。原本奉师命送东西去玉浊峰，回来一路贪玩，无意中发现妖魔异动，我跟踪他们到了茅山附近却被发现，不但被单春秋杀害还被打散了魂魄。你既然要上茅山，如果能见到清虚道长的话，我希望你把这件事告诉给他，请他转告师父我的下落，他老人家现在一定还着急地等我回去呢！”

“哦，哦……”花千骨连连点头，“可是我要怎么才见得到清虚道长？我来这已经好多天了，找不到上山的路。”

“你来茅山做什么？”

“我来拜师学艺。”

“你一个女孩家也想斩妖除魔吗？茅山好像极少收女弟子。”

“我也没想过那么多，只要那些鬼怪能离我远点，别来缠着我，我就阿弥陀佛了。”

“你的体质的确很奇怪，一滴血竟然能重聚我四散的魂魄，难怪招惹鬼怪。只是我法力尚浅，还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那你可以跟我说上山的路怎么走吗？”

“你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破不了阵，也开不了密径。每个仙派都设有结界，外人不能随便出入。何况最近人间出现许多界缝，妖魔频繁异动，各个门派都如临大敌。茅山金光罩顶，戒备森严，到处都是符咒。我惨死妖法之下，露尸荒野，既无法魂聚成形，又无法超生离开。如今也只是孤魂野鬼，靠近不了灵气太过旺盛之地，所以只能求你帮我。”

“就没有人从山上下来吗？”

“有时候偶尔会有一两个喜欢走路，例如我这种贪玩的，但大多数修仙之人都是遁地飞身，腾云御剑从山上走。”

“哇，真的有人可以飞啊！好厉害！可是……那我怎么办？”

“有两个方法。你直接去崂山，跟我师父说，让他派人来把我尸骨移回去，我可不想客死异乡啊！然后你就求他收你为徒，他心很软的，还特别爱吃臭豆腐，你只要不停求他再拿酒和臭豆腐贿赂他，不怕他不答应收你做入室弟子。”

“你师父是神仙吗？”

“我师父几百年前就已得道，当然是仙啊。”

“呵呵，原来神仙爱吃臭豆腐啊？”

“是啊，我以前爱偷懒，总挨罚，每次都这样蒙混过关，所以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早知道自己多用功一些，或许也不会在单春秋手下死得那么惨，唉……”

“你别伤心啊，我会尽力帮你的。可是我还是比较想上茅山，因为这是我爹临死前嘱咐我的。那第二个办法呢？”

“第二个办法啊，以前听我师父说过，在茅山脚下的瑶歌城里，有个叫异朽阁的地方，阁主异朽君精通秘术，只要你能够付出一定的代价，就可以知道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你去找异朽君，他一定知道怎样上山的，你在这无头苍蝇一样乱转也不是办法。”

“真的吗？那好，我明天就下山去找他。”

“好，那就拜托你了……”

“嗯，你放心吧！”花千骨一面抹冷汗一边跟他挥手告别。

林随意转瞬不见，花千骨深呼一口气，这才蒙头大睡。

两天之后，花千骨站在瑶歌城中心的主大街上，目瞪口呆地望着“之”字形的队伍排满了整条长街。什么样的人都有，只是无论达官显贵，还是乞丐走卒，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篮子萝卜。

花千骨好奇地拉住一个歪嘴大叔询问异朽阁怎么走，歪嘴大叔斜眼瞅着她。

“一看你就是来找异朽君解决问题的吧？你顺着这个队伍一直走，到前面再拐个弯，队伍尽头的那个楼阁便是了。”

花千骨下巴差点没掉下来，“这么多人都是来向异朽君问问题的吗？”

“那是当然，这世上多少人会遇到麻烦需要帮助啊，你以为只有你一个？”

“那为什么每个人都拿一篮萝卜啊？”

“异朽君你以为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那岂不是要忙死。不光问他问题需要付出代价，见他一面同样也需要付出代价。而这篮萝卜就是啦！我跟你说啊，异朽阁每逢初一才开阁，大家都是大老远赶来的。每次要见他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上次是大白菜，最近这异朽君迷上了吃萝卜，结果这附近方圆百里的萝卜几乎都快卖脱销了！可是能让异朽君满意的萝卜寥寥无几，见着他的人就更少啦！那些有钱人大老远地从各地带着最好的萝卜特意赶来，没见着又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连见一面都那么难啊？那就没人绑了他或者想办法潜进去见他的吗？”

“啧啧，说你傻吧，你以为这异朽阁是这么好闯的啊，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只能乖乖地带着萝卜站在这排队！异朽阁可厉害了，全天下不管王侯将相还是各门各派，没有人无忌惮的。你想啊，能做到无所不知，那不跟活菩萨一样吗？”

“哦，那我现在得去找萝卜然后来排队是吧？”花千骨心想还好自己赶得巧，不然还得等多上个好几天。一转头发现他们身后已经排了很多人了，队伍移动着倒也挺快的。

“对，可是这附近的好萝卜基本上都卖光了。百姓家里自己种的应该也被收购完了。你去城里最大的专门卖水果蔬菜的怡和堂看看应该还有卖的，不过剩下的应该都不会很好而且价格很贵，你买了也是白买。”

“这样啊，那这附近有哪座山上有野生的萝卜吗？”

“你要自己挖啊？你年纪这么小可别一个人往山上跑，这附近山上野兽可多了。”

“没事，我三根骨头二两肉，老虎见了还不一定吃呢！”

“你往城西走，那边山上或许有。”

“哦，好，谢谢大叔。”花千骨走了两步又转过头来忍不住问道，“大叔你来这排队是想问异朽君什么问题啊？”

“我？我就是想问问是哪个杀千刀的把我家唯一的牛给偷走了！被我知道了，打断他狗腿！”

呃，花千骨抹抹汗水干巴巴地笑了两声，然后转身离开，貌似这个应该去找官老爷吧？这个异朽君还真可怜，不过连这种事他都能知道吗？

她开始满怀期望起来，在西山东转西转，总算找到了几棵萝卜。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因为是野生的所以个头小点，但是白白嫩嫩的，随便在衣服上擦了两下泥土放进嘴里，又脆又甜的。可笑的是，她还挖出了一小株人参，咬了一口以为是萝卜，呸呸呸，一点也不好吃，随手便扔了。

在小溪里把找到的萝卜洗了洗，没篮子便用衣服兜了起来又跑去排队，这时候天色已